

我的莎士比亚接受史中的傅光明新译

■徐德明

夜以继日读傅光明新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的首辑四种《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情景恍若回到当年读朱生豪的情景,40年一瞬。再看紧接戏文的“导读”,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成册,比得上收20个戏剧故事的《吟边燕语》整本篇幅,长到一百几十页。四个单册剧本都显出富态。

我读大学是七七级中文系。1970年代前期也有莎士比亚书籍流布民间。我没有看过莎士比亚戏剧,读了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尼》而痛恨野猪,那时鉴赏水平不高,传递时彼此告知:是世界名著!书店橱窗里、柜台上出现各种世界名著时,我已经在读大学了。大约是1978-1979年间,同学买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我们一个多月轮着读,如饥似渴、生吞活剥而难求甚解。我们竟一时专研莎士比亚,居然敢写《福尔斯塔夫论》!特别喜欢《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被大胖子骑士迷住了,也惊讶王子竟出入下层与他喝酒厮混。当年我们能够利用的研究资

料只有社科院外文所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后来把对外国文学的一腔热情转移到受其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上来,实在是因为语言水平、资料及视野受限。其时,与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俱进的是外国现代派文学的翻译,理解那一大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现代性的难度,把我推向了现代中国文学。我此后无暇瞩目莎士比亚,和我同年的当代作家们对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较对文艺复兴更感兴趣。当代中国作家几乎没有莎士比亚的“影响的焦虑”。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莎士比亚及文艺复兴情有独钟,还是“五四”那一代人,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经历与感受过“五四”的一代人是莎士比亚的热情读者与翻译者。即以《哈姆雷特》的翻译来说,多数人不是朱生豪那样的翻译专门家,其中诗人、戏剧家乃至语言学家不在少数:卞之琳、曹禺、王了一,人们已经不大提起他们的翻译。距离朱生豪作品的重印与断档几十年后,傅光明出场了,他从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学术刊物的编审中分身,去独力翻译莎士比

亚的全集!一个细节可说明莎翁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老舍上世纪30年代散文《有了小孩以后》,谈女儿“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其打断文思:“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茶馆》第三幕中真写出这么一句:(丁宝)“我才十七,就常想还不如死了呢!死了落个整尸首,干这一行,活着身上就烂了!”哈姆雷特在第五幕墓地上问乡人甲:“一个人埋在土里要多久才会腐烂?”答曰:“要是他还没死就已经腐烂——最近有好多染了梅毒的尸体,不等埋就烂了。”(本文所引为傅光明译文)丁宝现身说法,比乡人的间接表达有力得多。《茶馆》这一句可视为老舍终于践行20年前的诺/戏言。我孤陋寡闻,不知我的同代人作家有否下笔盯着莎士比亚。

傅光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老舍。他不甘画地为牢,竟然像老舍一般越境跨界到了莎士比亚。我知道他能言善道,读了译本才真感受到他中英文左右逢源。他不惧长长的前贤行列,译文中时时对照的是朱生豪、梁实秋,专找翻译全集的前辈切磋;他不

刻板地应古而译,努力把莎士比亚变成可以与当代中国人对话的源头活水。我没有读过任何英文版莎翁全集,不想置身翻译行当隔靴搔痒,只想说傅光明译本与当代中国文化对话的一点价值:译本呈现“二希文化”的前世今生、译文不避莎翁原文粗野的开阔心胸、傅译与当下人文的一些关联。

凭着对希腊神话传说,两大史诗和悲喜剧诗人的了解,我读译本注释中的希腊罗马典故常有会心。注解中那么多援引《圣经》、脱化句子或反转运用者,不是一般了解《圣经》,有博览研究各种版本的功力。傅译本昭示我们莎士比亚面对希腊、希伯来文化的自信,做人类既有文化的主人。当年读朱生豪,面对的差不多是洁本,人们评价他回避粗野,其实他避开的是“粗野”。拉伯雷《巨人传》的粗野是健康的活力,《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不回避“性”(我读大学时看的译本仍是洁本),正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完整的人性上。还原莎剧原来面目,正让我们看到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剧场。合观整

个欧洲文艺复兴,莎士比亚必然是这般模样。《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指出朋友茂丘西奥:“一谈到性你就来了兴致”,《威尼斯商人》的结尾是个鱼水交欢的性、情的大团圆。《哈姆雷特》里奥菲莉亚唱着古歌谣:“走进屋时一姑娘,出了房门变妇人。”她不是朱生豪呈现的至纯佳人。我们经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文化不可谓没有人性深度,但却狭窄了;经历着后现代社会,则连深度也不见了。莎士比亚标志的文艺复兴是当代人文的一剂补药,傅译《莎士比亚全集》适时而至。

我在写下上述感受的时候,傅光明正由奥斯曼而雅典、威尼斯,行走在对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追问中,他步履的求证与《导读》文字的考据精神一致,他善于化解一般学术的艰涩与枯燥去说故事,而让学术的内涵得以雅俗共赏,这更是一般译者与论者难以达到的境地。傅译不仅追寻故事的因果,也不回避莎学的学术史。托尔斯泰用写实的戏剧美学评价《奥赛罗》,造成两位伟人的抵牾;海涅以犹太人身份体会《威尼斯商人》,读出了莎剧中现代族群的认识论。傅译莎剧第二辑五种已经快面世了,我期待那曾经精读过的历史剧《亨利四世》等,想听傅译的福尔斯塔夫高声歌颂白葡萄酒,让我再沉醉一次。

(上接第一版)他的语言凝练,尤其对莎剧里韵诗部分的翻译,每行十个汉字,文体整齐漂亮。但仔细比对原文不难发现,朱前辈常为了保证诗体的外形齐整,不得不割舍了某些英文中的原汁原味。换言之,从译介的角度看,朱译中有不少漏译、误译及猜译。很多对希腊、罗马神话或人名、或典故、或故事的借用、化用,以及许多双关语的妙用、一些用词特定的时代背景及隐晦的真意等,在朱译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傅光明说,“当然,朱先生从1936年到1944年,以一人之力历经8年,翻译了全部37部莎剧中的27部(也有说翻译了31部,)可他手里只有一部1914年不带任何注释的‘老牛津版’合订本《莎士比亚全集》,也没有像样的工具书,又时值抗战,颠沛流离,条件异常艰难。因此,我们理应对朱先生充满敬意。”

谈到梁实秋的译文,傅光明直言其“时有草率”,许多地方译文不够漂亮。“梁实秋是散文妙手,其《雅舍小品》堪称精品,不过,当莎剧需要体现‘浓得化不开’的诗情、诗韵时,梁译会让人觉得短了一口‘诗’气,因为他是以随笔的散文笔法来译的。”

毋庸置疑,语言随时代而改变,朱生豪和梁实秋这两个通行许久的莎剧中译本,有许多译文表述已不大适合现代阅读。作为发愿以一己之力新译莎翁全集的作家、译者和学者,傅光明对自己的译笔充满信心。“我从1987年跟翻译家、恩师萧乾先生学徒12年(他1999年去世),自信在译文的现代感和流畅性上,完全能够超越前辈们的翻译。这既是译笔上的新,也是我想挑战一下的理由。”

谈到新译中面临的具体技术难点,傅光明有太多想法和感受。“不同性情、文调的译者,将替莎士比亚说出不同风格面貌的中文。在翻译之前,每位译者都首先要面临一个选择:我们该如何将莎士比亚的诗剧语言,用现代白话原汁原味地表达?到底是用散文体来翻译好,还是用诗歌体



傅光明摄于莎士比亚故居前

翻译更忠于原著风格?前辈翻译家们对此做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和尝试。我在这些方面,也作了个人的理解和努力。”

傅光明指出,不少莎剧译本是采用诗歌体来翻译的,追求的是文字风格典雅精美,以符合莎剧作为文学经典高峰的地位。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忽略莎剧其实存在着一个在时间长河中逐渐被经典化、甚至圣化的过程。“莎翁平均不到半年写一部戏,写得又快又好,他是为演出而写,绝非为了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不朽。莎翁是被后人慢慢尊奉到文学经典的庙堂之上的。在他那个时代,他不过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剧作家,而且,他的戏,尤其早中期的戏,大都是写给下九流看的。这就带我们一个思考:翻译语言是否要选用高贵文雅的漂亮中文?此外,有的译者特别喜欢使用现成的汉语成语,我觉得不十分妥帖。因为许多成语都自带中国文化的特有意蕴,如果直接挪用拼贴在莎剧人物身上,会显得怪异,破坏莎剧的原味儿。这也是我不用诗体译莎的重要原因。”傅光明在文体选择上遵循朱、梁二位译者,采用诗体译诗、散体译散,但在“散体译散”的时候,特别在意能否译出散文诗的韵致,

让语言具有一种诗的内在张力。“它不一定押韵,却内蕴诗语的魅力。”

在翻译莎翁之前,傅光明已出过几本译作:《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合)、凌叔华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费正清《观察中国》、萧乾《现代中国与西方》以及《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等。

“恩师萧乾先生在世时,曾多次告诉我,翻译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理解,二是表达,若细划分一下,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成。”傅光明极为赞同钱锺书先生所说,认为“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化’的过程”。

除了文体和语言上的新意,傅光明的新译在体例上亦作了创新。他在重要的名词、事件甚至人物处均加了注释,这些注释包含了他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许多新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傅光明每新译完成一部莎剧,便专门写一篇专业性的长篇导读附在书中,目前,这些导读已出版两本:《天地一莎翁》是莎翁“五大悲剧”的导读合集;《戏梦一莎翁》是莎翁“四大喜剧”的导读合集。

简言之,傅译本之“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现代的语言、丰富的注释、详实的导读。傅光明对其“新译”已拥有许多年轻一代的新读者感到十分开心,他有时会注意读者的反馈,比如,有一位读者留言:“傅氏译本避免了以往译本完全以中文的诗体形式代替莎士比亚诗剧原作所带来的对现代中文阅读流畅性的影响,译文生动灵活,富有韵律,却并不刻板拗口。适合舞台表演与潜心阅读,大爱!”傅光明开玩笑说,他也爱死这样的读者。

“三心”“二意”,十年一译

自从着手“傅译莎翁全集”工程,傅光明就开启了一种“以莎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他把日常作息安排得像军人一样规律,早起直至午后,除了工作,是固

定的连续翻译时间。他斟酌译文字句,为了得到一个妙不可言的措辞,会反复比较多种莎剧版本和注释,不惜精力,边翻译边研究。平时的各种兴趣爱好,都渐渐呈现“以新译+莎研为名”的倾向,比如他坚持跑步、踢球、游泳,因为莎剧翻译工程太过艰辛,必须要有健康体格作为革命本钱;他喜欢旅行,近年来,他遍游西欧,去年在英国旅行一个月,在伦敦的环球剧场看了《李尔王》和《无事生非》两场莎剧,还特意去了莎翁故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只为切身感受纯正的莎士比亚风,实地捕捉翻译灵感;跟朋友聊天,更是三句不离莎翁,谈到莎翁就兴奋以至滔滔不绝。他说,以前是“逢人开口谈老舍”,现在是“逢人张口聊莎翁”。

“翻译莎士比亚带来的辛苦超过想象,当然,沉醉其中的快乐也远超预期。我是带着惬意舒心的微笑步入莎翁的世界的。”从年轻时对莎剧的沉迷阅读,到如今全身心投入翻译和研究,傅光明对莎翁可谓一往情深:“天长地久,莎翁不朽!”

关于新译的整体进度,傅光明原打算花十年时间完成全部新译,现在看来过于乐观了,十年恐怕要从现在算起,未来仍将是“十年译莎翁,十年一莎翁”。“我的余生,只想‘三心’(安心、静心、潜心)‘二意’(执意、刻意)地完成新译莎翁这么一件值得付出整个身心的事。这是多么好玩儿的事啊!我只想在这个装了无数齷齪灵魂的薄情世界,愉快而深情地活在自己的风景里。”

通过新译莎翁,傅光明感到他似乎真正读懂了莎翁。这也是他“带着微笑步入莎翁世界”的原因所在。“我每天与莎翁相对,几乎不可一日无莎,感觉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傅光明愿通过自己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把一个“原味儿莎”呈现给新时代的读者。他喜欢反复说八个字:相信读者,相信未来。